

JINGTOU ZHONG DE DAQIAN SHIJIE



孙泽敏

镜头中的 大千世界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张治远

封面设计:麦荣邦

镜头中的大千世界

孙泽敏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市第六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53,000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ISBN 7-5321-0977-1/I·721 定价:3.20 元

序

俞天白

2766/26
我是因喜爱上海电视台的“新闻透视”而结识孙泽敏的。

在电视荧屏面前，我对新闻节目的关注，素来超过了一般文艺节目。社会多视角、杂志型电视专栏“新闻透视”问世，使我对电视新闻又有了新的理解，加浓了我的兴趣。其后了解到爱看这一专题节目的观众为数相当多。在上海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所搞的观众调查中，“新闻透视”专栏竟获得电视台自办节目最高总分，并名列1990年上海电视台信息类节目收视率第一。它的成功，为很多省市的兄弟台所仿效，也为国际同行所青睐。日本广播协会NHK、美国华语电视台等均向上海电视台提出交换这个节目的意向和要求。我曾经仔细观察研究过它之所以如此吸引人的原因，觉得它重要的不仅仅是新闻，还在于“透视”。这是经济信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观众，包括上海这个经济城市特有的市民和为数不少的“经济人”，为了更好地认识与把握自身，需要的不光是瞬息万变的信息量，还要有新闻具象后面的抽象，新闻表层下的实质，新闻假象（绝非虚假新闻或新闻的虚假）雾霭里的真象，新闻提示后面的巨大信息世界……也就是说，透过“这一个”小小窗口，看到的是一个日新月异、千变万化的社会

现象、经济现象、政治现象所蕴含的实质，所具有的规律，所展示的趋向，所揭示的这个现象与那个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它提供给我们的是超越时空的思考。这个栏目说明了新闻媒介的工具、手段，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突破旧的框架，连同内容一起不断地更新。无疑，这在当今新闻改革中是颇有突破性意义的。

观察和研究，使我对这个专栏之所以获得如此成绩的原因，也恍然了：新闻工作者的业务素质是何等重要！

孙泽敏是一名活跃于上海报告文学园苑的青年作家，也是“新闻透视”专栏的创办者之一。可以说，这本报告文学集子，是“新闻透视”200期播满之后的又一成果，然而，既不是迎合一般观众爱看幕后戏的兴趣，又绝不是“新闻透视”导播脚本的再版，而是同直观的视觉新闻与哲理深度思辨相结合的创新精神的体现。如果说，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交媾的产儿，那么，孙泽敏的报告文学则是直观的紧迫式的视觉新闻与文学嫁接之果。它比文字新闻具有更强烈的直观性、动态感和快节奏，也具有独特的表现艺术的审美价值。像《寻找奉献者》、《瞬间与永恒》、《追寻“贩药游击队”的踪迹》等篇章，除了具有“新闻透视”巨大的社会信息量与及时而准确的社会针对性等等特色之外，还具有电视画面所无法或来不及达到的细致的形象刻画、环境氛围的营造、人物内心世界的展示以及由更多场景所构成的引导读者作深入社会思考的表现手段。镜头中的大千世界，本与别的视角不同，而通过作家甄选的世界，则更有一番独特的韵味，使这世界或更雅致，或更深沉，或更宽广，或在更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显示其一般人所无法觉察的活力与希望。而这些都是通过新闻的热点、小说的形象、散文的抒情与哲理评析和影视的剪辑手法熔为一炉来实现的。

显而易见,这些篇章已不是简单的采访实录,而是在“新闻透视”创造性劳动基础上的再创造。

无疑地,孙泽敏在做着有价值的探索。新闻传播媒介的形式与手段要发展,文学艺术也不例外。这几年大批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乘文化开放之风,对文学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大大扩展了文学天地,出现了热浪冲击多元并存的繁荣景象。显然,孙泽敏也是位不愿墨守成规的作家。他将自身电视新闻业务,和报告文学的创作结合起来,在密切关注现实、推动现实生活的目标下加以融通。这正是报告文学由萌生到发展所经历的道路,即所谓横向多元基因交接而诞生、发展新物种的道路。这也是海派文化发展的因缘。孙泽敏,作为上海新闻工作者与作家,他以强劲的对外来文化的容受力和各种文学形式的吸收融合力,在这种交叉性的创作活动中,摒弃当代上海某些青年作家的纤巧轻柔,而追求凝重与深沉,这尤其值得肯定。如果说,新闻与评析性透视相结合的“新闻透视”被国际友人视作中国开放的一个窗口,那么,这一本集子,是改革开放精神在上海新闻与文学工作者身上的又一种体现。

当然,要挑剔的话,我们也会发现收在这本集子中的一些作品,还显得稚嫩或粗糙。然而,瑕不掩瑜,可贵的是作者的这种探索 and 追求。上海一些学者曾分析上海文坛,存在着“三驾马车”,即文人文学、大众文学和纪实文学。他们各有自己的队伍和领地。而拙著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则“兼有三家的特点,它预示着上海文学创作的新趋向”(周介人语)。这是颇有见地的,准确地把握到了作家的创新突破的脉搏。孙泽敏属于哪一驾马车呢?我不想过早地给他贴标签,只想说明,他的追求和我是相同的,我们正品尝着同样的甘苦。所以我特别关注,并乐于为此书作序。相信我们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广,而我

们自身也会越走越成熟,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了矛盾而有希望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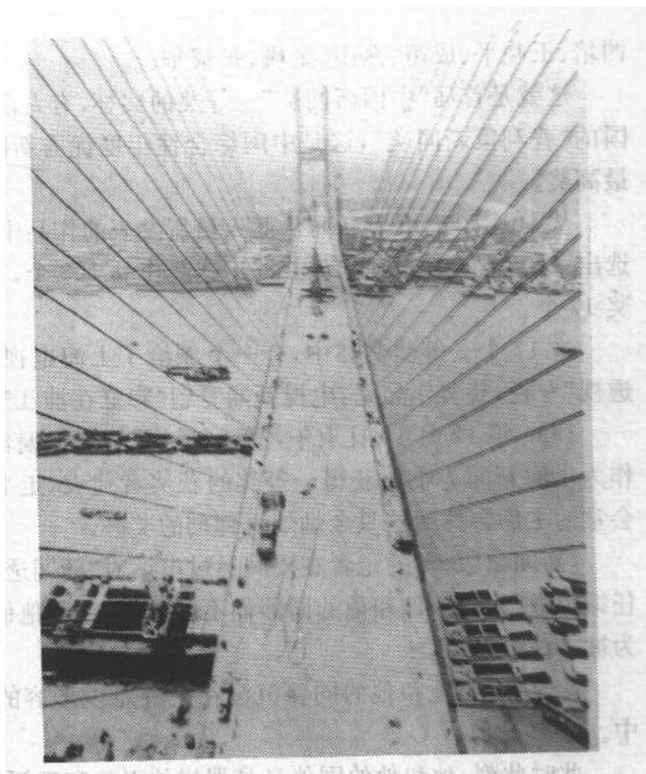
一九九一年初冬

目 录

序	俞天白
彩虹在浦江升起	(1)
东海缚龙记	(23)
瞬间与永恒	
——“上海一日”摄影活动追摄散记	(31)
寻找奉献者	(43)
公交变奏曲	(78)
追寻“贩药游击队”的踪迹	(92)
蟋蟀交响曲	(106)
吞云吐雾的人们	(114)
逃票者曝光记	(120)
“菜篮子”的喧嚣	(125)
播音小姐李培红	(138)
象、驴之争	
——美国总统大选纪闻	(160)
华尔街探秘	(176)
飞动的旋律	
——美国汽车城底特律见闻	(185)

美利坚的秋叶	(193)
筑桥梦	
——陈逸飞画展采访散记	(201)
后记	(214)

彩虹在浦江升起



这是一只造型独特的奖杯。它不同于人们常见的宛如茶杯一般的双柄奖杯，亦不同于常用作奖品反映民族特色的景泰蓝瓷瓶。它的底座是黛黑色的圆形大理石，底座上生出三翼紫铜色的翅膀，以此象征中国大陆新闻界以文字、声音、图像为主的三类传播媒介，翅膀上塑有凝重庄严的抽象图案，中间一个三角尖高高耸立，寓以中国新闻记者不怕艰难勇于攀登的精神。

那紫铜色的翅膀上赫然镌刻着五个镏金大字：“中国新闻奖”。奖杯的底座上刻着一串名字：孙泽敏、颜迪明、王一敏、沈

渊培、王晓平、成笛、燕南、金璞、张黎华。

这就是首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奖杯，有人说，这是中国的“普利策新闻奖”，这是中国综合性年度优秀新闻作品的最高奖。

从中国大陆 40 万新闻从业人员所发表的作品中，层层评选出来的首届中国新闻奖，共评出获奖作品 153 个，其中一等奖 17 个。

这 17 个一等奖奖杯中，有一个颁给了上海电视台“新闻透视”专栏，获奖作品是：电视新闻专题《彩虹在浦江升起》。

1991 年 12 月 10 日上午，“新闻透视”的责任编辑孙泽敏作为上海新闻界唯一获得一等奖的获奖者代表，走上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捧回这只金灿灿沉甸甸的奖杯。

《新闻出版报》的记者在夜间通过电话对“新闻透视”的责任编辑进行采访，他和他的同伴们不曾想到，今天他们也会成为被采访的对象。

此时此刻，他和他的同伴沉浸在一种难以形容的激奋之中。

此时此刻，他和他的同伴又是那样的平静和理智，因为那殊荣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黄浦江上兴起的那道巍峨壮美的彩虹，那是一道令世界瞩目、令国人自豪、令上海人民梦萦魂牵的世纪之虹，那是一道由无数大桥建设者的汗水和心血甚至宝贵的生命浇铸而成的希望之虹。

当然，这绚丽的彩虹中，也有他们的奉献。作为电视新闻专栏记者，他们曾经冒酷暑，抗严寒，三次来到彩虹编织的地方，用他们的汗水和心血编织成一道心灵的彩虹，让数不清的观众，从那熠熠闪光的荧屏上，领略到了浦江彩虹的丰采和心灵彩虹的魅力。

如果将黄浦江比作上海人民的母亲河，那么苏州河便是上海人民的父亲河。当人们每天从外滩走过，总会看见苏州河与黄浦江血脉相通的身影，以及那座上海最早的钢结构桥梁——外白渡桥。

近百年来，这座建于 1906 年由洋人设计、由中国人出钱出力甚至生命建造起来的外白渡桥，一直成为上海滩的象征之一。

然而，历史已经奔到了 20 世纪向 21 世纪冲刺的跑道上，现代化的赛跑向我们这个饱经忧患重新崛起的东方雄狮，向我们这个积重难返重振雄风的开放城市发出了一次次的呼唤和挑战。“外白渡桥”不应该也不再是上海滩的象征。有着 1300 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应该树立与之相适应与之相匹配的新的景观，新的象征。

现代化的都市必须有现代化的交通设施，现代化的都市必须有现代化的城徽。让我们乘飞机到世界去转一圈——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纽约哈德逊河上的拉索桥，威尼斯的铁路大桥，伦敦的伦敦桥……名桥辉映着名城，名城衬托出名桥。大桥往往成为检验一个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标志，低水平的城市是造不出现代化的桥梁的。

再乘飞机在我们母亲河的上空转一圈吧，有几多欣慰又有几多羞愧。那是多么鲜明的反差啊——浦西高楼林立，街衢繁华；浦东高楼稀少，街衢平静。都是母亲河的孪生兄弟，仅仅是一江之隔，却长成了两副模样，产生出两种心态。

仅仅是一江之隔，浦西寸土寸金，人满为患，车满为患，路满为患，屋满为患，市区像一位重病患者，举步维艰；浦东背倚东海，幅员开阔，如同一块潜在的黄金矿源，正在吸引越来越

多的开采者。

开采谈何容易，母亲河是又慈爱又无情。每天 22000 辆的过江车辆和 100 多万人次的过江人流，浦东地区新建的 450 万平方米的建筑和 54 万居民，以及不久的将来成倍增长的过江车辆和人次，都在呼唤着一个梦——一道希望的彩虹。

尽管已经有了三处车渡、数处轮渡和两条越江隧道，依然是难解其困。“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依然是众多上海市民的切肤心态和价值选择。

还记得 1987 年 12 月 10 日那个浓雾弥漫的清晨吗？还记得浦东陆家嘴轮渡码头发生的那场多米诺骨牌式的惨祸吗？还记得上海电视台“新闻透视”专栏记者赶赴现场所拍回的全景式现场专题报道吗？

那是上海的交通史上从未有过的悲剧，16 个屈死的亡灵给人以多大的精神震撼呵！

一位亲眼目睹轮渡惨祸的轮渡职工指着事故现场悲痛地对记者说：“大雾封江，码头上人山人海，雾刚刚散去，铁门一开，人像潮水一样，正巧一辆自行车摔倒，于是人踏车，人踏人，活活挤死了 16 个人。”

一位焦灼地候在浦东电话亭前终于庆幸亲人平安无事的中年妇女疾声呼吁：“这几年浦东造了这么多房子，搬来了这么多人，可是交通没有得到改善，我们盼望快点想办法，快点造桥！”

轮渡惨祸在那些为民执言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心中卷起的波澜尤其强烈。

1987 年 12 月 19 日下午，上海锦江小礼堂里气氛沉闷，分管交通的上海市副市长心情沉重地向人大常委会汇报惨祸的经过和处理情况。人们注意到，这位殚精竭虑的副市长头上

的银丝已过早地盖过了青发。

“上海发生这样严重的惨祸，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

人大代表靳怀刚吐字如铅，坠着与会者的心：“不发生事故是偶然的，而发生是必然的。如今黄浦江上船只如梭，被人称作‘水上南京路’，如果再不采取措施，一旦发生严重事故，后果更不堪设想。”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母亲河在呜咽，母亲河在悲壮而又激奋地向世界倾诉编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彩虹之梦的坎坷过程。

清宣统二年（1910年），上海青浦人陆士澍出版了一本名叫《新中国》的小说，书中写道：宣统二十年，国家日益富强，雄冠全球，万国博览会在浦东举办，为方便交通，在黄浦滩建成了浦江大铁桥。于是，小说主人公兴冲冲前去游览，一跤跌醒，方知乃是一场春梦。

小说主人公的梦，其实也是本世纪初上海人的梦。1931年，地方商绅等建了造桥机构，准备投资百万美元在董家渡建造一座钢质浮船桥梁，终因未获当局支持而付诸东流。

1945年抗战胜利，在茅以升、赵祖康等专家倡议下，上海设立了越江工程委员会，三度春秋，拟定了三种越江方案，结果由于内战爆发和物价飞涨，当局所拨的2亿元设计费用，最终只能买20斤茶叶，梦想再度成为一纸空文。

又是三十年沧桑，弹指一挥间。1979年5月，各路专家又一次大规模论证建桥方案。1986年7月，国务院就上海城市建设规划作了批示，指出：“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要尽快修建黄浦江大桥及隧道工程……使浦东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

就在陆家嘴轮渡惨祸发生的前5个月——1987年7月6日,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江泽民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将黄浦江大桥工程列为上海市市政五大工程之一。江泽民要求把黄浦江大桥建设成为上海的一个新的标志,新的景观。

浓缩了整整三代人的渴望,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夙愿,终于在世纪与世纪行将交接的时刻,打下令人振奋的第一桩,并将在新世纪的前夕横空出世,傲立在世界的东方。

几十路英豪汇集母亲河的两岸,6千名建设者以及数不清的为大桥作出无私奉献的专家、技术人员和普通公民情注大桥,魂系彩虹。一场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战斗打响了。

1990年4月18日,上海安亭汽车城的中心广场。国务院总理李鹏郑重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要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这是我们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出的又一重大部署。

与此同时,一道恢宏壮美的彩虹在全世界瞩目下,在数千名建设者的挥汗编织下,冉冉地升起。

浦东,你这个曾经营养不良畸形生长的晚生仔,如今,成为精心护养加倍扶持的宝贝儿。

这是一项跨世纪的工程,连接世纪的彩虹就是南浦大桥。这座集众多全国之最于一身的现代化大桥全长8316米。为便于万吨巨轮顺利从桥下通过,846米长的主桥以一跨423米过江,通航净空为46米,其跨度之大和净空之高均属全国桥梁之最。主桥桥面是用180根钢索悬吊在桥塔上的,钢索用265根直径7毫米的高强钢丝绞成,其中最长的一根钢索为227米,也是全国之最。大桥的主桥结构是双塔双索面叠合梁斜拉桥,这样结构这样气势的大桥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

界上也是名列前茅。

谋划造桥，用了将近一个世纪；实施造桥，只有三度春秋，即从1988年底动工，1991年通车。这也是两个“全国之最”呵！这两个“全国之最”，留给我们和后人多少咀嚼和回味。究竟是时间在捉弄我们，还是我们在捉弄时间？

然而，希望的彩虹，不再是可望不可即的海市蜃楼和一纸蓝图；希望的彩虹，连接起浦西和浦东，成为改造上海、开发开放浦东的气势磅礴的东进序曲。

偌大的战场，似乎看不到大兵团作战的场面。

现代化的攻坚战，靠兵力、体力，更靠人的智慧和兵器。

23位电视台的编辑、记者、灯光、录像、驾驶员在台长金闽珠的带领下，马不停蹄地奔波在浦江两岸。摄像机如雷达，追索着6千名建设者的拼搏和奉献。

57岁的新闻评论员颜迪明气喘吁吁地登上51米高的桥塔脚手架，现场采访大桥指挥部的几位老总。

年轻的节目主持人燕南头戴藤帽，身穿红道道汗衫，像一个男子汉那样，攀援上比两幢国际饭店还要高的南浦大桥浦东桥塔顶端，成为第一位登上124米高塔鸟瞰上海的女性。而她的伙伴——另一位节目主持人成笛也累得汗流浹背，浑厚的嗓音也变得沙哑了。

起重机、卷扬机、搅拌机、钻孔机、铲车、吊车、拖车，十八般兵器纷纷施展身手。焊花烁烁，哨声嚶嚶。威武雄壮的工程大会战和与之相谐的可歌可泣的建设者之歌，有声有色地记录在旋转的录像带上。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浦大桥总指挥朱志豪吗？这就是市领导亲自点将，朱镕基格外信任的骁勇战将吗？这就是身患癌

症仍然坚持指挥,将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凝聚在彩虹的编织上,带有传奇色彩,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员吗?

站在简陋的南浦大桥工程指挥部,站在让人眼睛一亮的南浦大桥模型前,摄像机的镜头追索着手持教棒侃侃而谈的那位矮个子老人。

“南浦大桥总投资为8亿2千万元人民币,到1990年6月份,已经完成任务的62%。目前参加施工的有27个单位……”

没有想象中的伟岸魁梧的身材,叱咤风云的气度,可在我们的摄像机镜头前,这位头发花白文质彬彬的戴眼镜的老人却抑扬顿挫,如数家珍般给我们抛出了一连串数据和信息,那充满自信的眼神分明透溢出一位为上海的市政建设作过卓越贡献的共产党员的全部活力和热量。

“朱市长给我们立下了军令状,1991年底前通车是定死了的,我们是在借债建桥,晚建成一天光利息损失就是16.4万元。建不好大桥对不起上海父老呵。”

好沉重的军令状!好光荣的军令状!矮小朴实的老人身后,电视记者仿佛看见了高悬云空、脚踏大地、瑰丽壮观的七色彩虹。

节目主持人燕南来到大桥工地,她的面前站着市建三公司的高个子工人,人称“关不住的小老虎”钱庆福。燕南手持话筒激情洋溢地娓娓讲述:“3月中旬,钱师傅患了严重的胃窦炎,医生叫他休息,他还是想到要去工地上班,可是当他去开门的时候,发现房门已被妻子反锁起来,他只得从阳台上爬出来,赶到工地继续工作。钱师傅,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皮肤黧黑的钱师傅憨厚地笑了:“我想,我虽然生了病,但工地上还有那么多工人在工作,任务太重,我放心不下。即使

爬不上脚手架，我也要待在工地和工友们把大桥造好，为上海人民争气。”

有一个故事曾经使记者沈渊培、金璞感动不已，他俩回到家就讲给自己的儿子听，纯洁可爱的孩子竟听得泪花直闪。

故事中的主人公就是市建 704 工程处副主任李葳。当主持人成笛微笑着问他的时候，这位堂堂男子汉又一次动了感情：“那是一个星期天，晚上工地要浇大梁，必须连续作战，没法回去，当时我爱人已经发高烧 39℃ 了，孩子没人照料。第二天早上，正好我单位同志到我家找我有事，发现了这一情况，连忙打电话给我。我匆匆赶到家里，看到爱人躺在床上，而我的儿子正往锅里抓冷饭吃，手上脸上弄得满是饭粒，我当时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

“你儿子多大了？”

“5 岁。平时回到家我要是看到这样就会教训儿子一番，可这回却心酸了，”看上去没空修饰胡髭的李葳话头一转，脸上浮出了自豪，“在家我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可是在工地上，我却是一个好的建设者。”

这是一顿怎样的午餐！地点——正在施工中的南浦大桥浦西桥塔 109 米高的顶端，头上烈日当空，蓝天白云，脚下大江如带，道路如线。站在此处，一股豪情陡然而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禁不住脱口而出。

看到电视记者的到来，工人们兴奋极了。那是怎样的工作环境？危险且不谈，冒着酷暑钻塔心的滋味简直不是人受的。当天气象台预报的最高温度是摄氏 34 度，可塔心温度却达到了摄氏 60—70 度，亲眼看到工人从塔顶钻入塔心工作，不到 2 分钟，厚厚的工装全都湿透了。电视记者一阵冲动，可是情急中摄像机的电瓶用光了。于是工人同志和电视记者一起想